



期盼在家门口享受普惠规范托育服务

我的法治心愿

□ 本报记者 文丽娟

“没人带娃，托育太贵，机构不放心，双职工家庭真的太难了！”不少育龄家庭在接受《法治日报》记者采访时坦言，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、普惠、规范的托育服务，是他们迫切的心愿。

记者近日采访多地家长、托育机构及相关部门了解到，随着生育政策优化，0岁至3岁婴幼儿托育已从“可选需求”变为“刚性需求”。当前我国托育服务加速发展，但城乡不均、供需错配、普惠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。

“安全、价格、距离、专业”，是受访家长们频频提到的关键词。今年，托育服务立法进程加快，接受记者采访的家庭均对“幼有所托”的法治保障充满期待，期盼通过立法破解托育难题、守护儿童成长。

家门口有“安心驿站”

早上七点半，家住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的李女士牵着2岁半的女儿走出家门，步行5分钟左右便抵达小区门口的托育中心。

李女士向记者介绍，这家托育中心由社区闲置用房改造而成，环境温馨整洁，独立游乐区、睡眠室、护理区、餐厅一应俱全，照护人员均持有育婴师资格证上岗，每天为孩子安排规律作息、趣味游戏、习惯养成等活动。

“它就像家门口的‘安心驿站’，对我们双职工家庭而言，下楼就能送托，着实解决了育儿难题。”李女士说。

据她介绍，孩子入托后变化特别大。以前在家吃饭需要老人追着喂，玩具乱扔，现在能自己主动吃饭，学会排队等待、懂得分享，生活自理能力和规则意识增强了许多。她上班安心，老人也能轻松一些，真正实现了托得近、托得放心。

记者了解到，长沙正通过盘活社区闲置用房、支持幼儿园开设托班、鼓励单位办托等方式，加快构建“15分钟托育服务圈”，让普惠托育真正走进居民生活圈，打通便民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在北京市朝阳区工作的陈女士也有着同样的感受，老人年纪大了带不动，请保姆花钱还不放心，如今把孩子送到家门口幼儿园开设的普惠托班，省心安心还实惠。

陈女士告诉记者，儿子1岁7个月入托以来，从刚开始哭闹抗拒，到如今主动要去“上学”，变化十分明显。

“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，幼儿园托班空间充足，设施完善，还有丰富的育儿延伸服务，加上政府提供运营补助、租金减免，收费亲民，我们普通工薪家庭也可以承受，上班踏实，孩子也在安全快乐中成长。”陈女士感慨道。

根据公开资料，近年来，北京市朝阳区通过发放运营补助、减免场地租金等方式，推动普惠托育收费亲民化，让工薪家庭“托得起”。同时，教育、卫健等部门协同联动，强化托育从业人员师资培训，持续提升托育服务质量，确保婴幼儿“育得好”。

放眼全国，多地已探索出多元化的托育模式：上海市静安区启动托育服务“萌芽工程”，依托幼儿园专业资源优势，探索开设小月龄托班，满足3岁以下、6个月以上婴幼儿家庭的托育需求。山东省平度市更是把托育园建在了大棚旁，依托乡村闲置房屋改造24小时普惠托育机构，每孩每月仅收费400元，让农户“忙好棚也顾好娃”。

供需失衡难题待解

记者采访多地家长、机构负责人了解到，尽管托育服务快速发展，但现实中供需之间仍然存在一定距离，多重难点交织制约行业发展，也让不少育龄家庭的托育需求难以得到满足。

例如，经济成本高企成为一些家庭送托的首要阻碍，也让行业运营陷入困境。中国人口学会会长杨文庄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，我国近90%托位由社会资本运营，房租与人工成本偏高，2023年全国平均托育收费每月1978元，一线城市超每月5500元。

湖南高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茜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对此深有体会：“我家两个孩子都上托班，在长沙来说价格不算便宜，一个月费用差不多1万元。”

四川省成都市居民王女士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，孩子从半岁到3岁的托育费用约7万元至10万元，这笔支出对她而言是不小的压力。

而从机构运营端来看，成本压力同样突出。重庆一家托育机构的负责人透露，托育机构的运营成本是同规模幼儿园的3倍，师生配比要求、个性化食谱定制、专业场地投入等多重因素，持续推高运营成本，让行业可持续发展面临不小的压力。

“传统育儿观念与认知偏差，进一步制约了托育行业的普及。”上述负责人说，部分家长受传统观念影响，对送托存在抵触心理；还有一些家长对托育服务苛求极致，将“孩子不能生病、不能磕碰”作为评判标准，对集体生活中的正常风险缺乏客观认知。

还有业内人士指出，人才缺口也是托育服务发展的核心“梗阻”，专业能力不足也直接影响服务质量。当前我国托育服务领域人才缺口大，一些毕业生虽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，却缺乏实际的情感照护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，难以匹配托育服务的专业要求，专业人才的短缺直接制约了托育服务的供给质量与行业发展速度。

一边是家庭迫切的托育需求，一边是行业发展的多重掣肘，而更让一些家长揪心的，还有托育机构的安全与规范问题。

广东省汕头市居民张先生曾为孩子挑选托育机构做过一番市场调研，他在调研中留意到行业内存在一些不规范

现象：部分机构无证运营，存在场地狭小、消防不达标、监控覆盖不全、从业人员无资质等安全隐患；少数正规机构存在重收费、轻管理的问题，照护流程简单化，甚至出现机构突然关停、家长预付费用退费难的情况。

“希望所有托育机构都能有备案、有资质、有严格监管，让孩子的安全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保障。”张先生说。

“由于缺乏国家统一标准，从业人员资质五花八门，从育婴师到保育员，各类商业培训证书混杂，行业准入门槛低，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，‘不敢托’成为我们这些家长的普遍心结。”吴茜说。

育儿心愿照进现实

2025年12月22日，托育服务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首次审议，草案将婴幼儿安全放在首位，从机构准入、人员管理、过程监控、应急处置等环节入手，设立一系列严格制度规范。

前不久，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，“普惠”是引导托育服务行业发展的鲜明导向，也是满足群众需求的必然要求。在2025年新增80万个普惠托位的基础上，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继续增加5万个普惠托位。

在采访中，上海泰兵律师事务所律师徐斌说，呼吁国家出台专门立法，既是期待对托育行业进行全面规范与有效监督，也是对行业健康发展的有力支持，有助于让更多社会力量关注、参与这一民生领域，推动行业从“野蛮生长”走向规范有序。

在吴茜看来，推动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，安全必须兜住底。托育机构应当全覆盖，无死角安装监控，明确监控保存期限，赋予家长查看权限，实现全过程可追溯、可回看、可核查。同时建立托育机构“黑白名单”制度，对发生安全问题、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机构公示，强化行业警示与社会监督。从业人员资格也要严把关，杜绝“无资质、缺培训、失责任”人员进入行业。

“价格普惠可也非常重要。”吴茜建议，应该多方发力降低运营成本，比如盘活利用国有闲置用房、闲置场地，低价或无偿用于开展普惠托育，降低托育机构房租、物业成本；落实税收减免、费用优惠、运营补贴等政策，进一步降低托育机构运营成本。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、家庭收入状况建立分层定价、梯度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，让不同收入家庭都能“托得起、托得近、托得好”。

“托育服务法”已经进入立法程序，这让育儿家庭看到了新希望。

长沙的李女士期待：立法能让普惠托育的覆盖面再广一些，让社区里的托育点再多一点，真正实现“下楼就能托”；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期盼：法律能明确普惠托育的收费标准，让工薪家庭不用再为托育费用发愁……



记者手记

“幼有所托”，是千家万户最真切的民生期盼，也是衡量社会文明与法治温度的重要标尺。

此次与数十位家长深入交流后，记者真切感受到了每一个受访家庭对优质托育服务的渴望，也体会到了双职工家庭、新手父母们在育儿路上的焦虑与无奈。有人为了找一个放心的托育机构跑遍全城，有人因托育费用过高不得不放弃送托，有人因机构不规范而对托育服务望而却步……这些细碎的烦恼，拼凑成当下育儿家庭的共同诉求，也让我深刻认识到，托育从来不是单个家庭的小事，而是关乎民生福祉、人口发展的大事，更是需要法治保驾护航的要事。

我国托育服务发展，正走在破局前行的路上。各地不断探索多元化的托育模式，让普惠托育走进更多社区；国家加快托育服务立法进

程，旨在用法律制度为行业发展划定边界，筑牢底线，让托育服务的规范化、普惠化发展有了明确方向。

法治是最稳的民生保障。解决托育领域的难题，补齐服务短板，既需要法律明立规矩，明确政府、机构、社会的各方责任，也需要多方协同发力。政府要扛起主导责任，盘活闲置资源，落实补贴政策，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；托育机构要压实主体责任，守牢安全底线，规范服务流程，用心守护每一名婴幼儿的健康成长；社会要搭建多元监督渠道，让家长能参与、能监督、能信赖，让托育服务更透明、更安全、更暖心。

托育一小步，民生一大步。当普惠托育的网点越建越多，当托育服务的价格越来越亲民，当行业发展的规则越来越清晰，当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名婴幼儿的成长之路，那些育龄家庭的朴素心愿，终将照进现实。“育儿无忧、托育安心”的美好图景，也将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逐步绘就。

与青年同行 共创数字新农业

第五届“多多农研科技大赛”



广告